

一道坎:分配危机 郭德纲开奥迪Q7 “社员”买不起电视机

2006年德云社红透半边天,全国瞩目。徐德亮激动地说:“很多人会奇怪,德云社为什么会成功,它到底是怎么成功的?我认为,德云社的成功是必然的。”当时,他毫不怀疑地认为,德云社有骄傲的资本。

然而,两年之后的2008年9月,徐德亮通过博客声明,与王文林一起退出德云社。这是自德云社建社以来首起成员退出事件。是什么使徐德亮退出?收入。2008年,郭德纲以上年收入1570万元排名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第19位,据媒体报道,其坐驾已换成价值43万元的克莱斯勒300C和130多万元的奥迪Q7。而徐德亮呢?公之于众的离开理由是“收入太低,以至于买不起电视机”。

那时的人们对这位名校毕业,学究气十足的才子型相声演员离开德云社的原因并没有深究,也不愿意相信郭德纲领导的

德云社内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。直至2010年8月6日,成员出走事件再次上演,德云社的重要成员何云伟和李菁与德云社脱离干系,而此时,德云社遭遇建社以来最大的危机。何云伟在接受少数几家媒体采访时表示,退出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一条就是因为德云社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,他们萌生退出的想法早就有了。“可以说,这些年我是碍于师徒情义参与德云社的演出,实际没有劳务关系,他们也没给我上‘三险’。”何云伟表示,“我和李菁一商量,退出是早晚的事情,那就这么办吧。”

根据何云伟的说法,退出之际,他们连“下家”都还没有找好。如此慌不择路,自然令人联想到“大难来时各自飞”。可是比舆论压力更猛烈的是求生存的欲望,他说:“为了发展和进步,我们不得不说出口。”

二道坎:人才危机 招人成“招财” 想进传习社一年两万

北方曲艺学院相声专业毕业生小李是两年前找到德云社的,德云社当时已很有名,自认为水平不错的他,想去谋份差事。直到现在,小李还记得德云社负责接待的那人的表情,那人眉毛一横:“你读过我们的传习社吗?没读过就免谈了!”

可是,德云社不是号称网罗天下相声精英的吗?碰壁的小李从德云社走出来,恰好遇到该社某成员,此人自称是郭德纲的弟子,属“鹤”字辈。见到小李一副落魄相,便好意地告诉他,德云社里的演员除了于谦和李菁算郭德纲平辈的朋友,其余几乎都是郭德纲的徒弟。小李要想成郭德纲的徒弟,读他的传习社可能是一条捷径。

恰好那时新一期传习社正在招生,学制两年,每年学费1万多元。之后他又了解到,这个班的面试很严格,如果要入考官法眼,最好先读一个传习社学前辅导班,学费5000元。小李盘算了一下,要当郭德纲的学生起码要三四万,而且上了课,最后也是“择优”聘为德云社演员,并不包分配。“我家穷,传习社要的是现款,我想想就算了。”小李这样对记者说。

现在小李更加读不起传习社了。按照今年最新的招生简章,传习社的学费已经上升为2万元一学年,学制也从过去的两年升为三年。不过,如今在上海一家小相

声社团的小李一点儿也不后悔,尤其是在徐德亮等宣布离开德云社之后,这件事对很多向往德云社的人具有标志性意义,因为他们知道,原来德云社内部也不是那么一团和气的。

传习社已招生数届,郭德纲给每一届学生都取了一个辈分,第一届是“云”字辈,第二届是“鹤”,第三届是“九”,第四届是“霄”。这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被郭德纲收为徒弟或义子,成为德云社演员。一位知情人士近日告诉记者,郭德纲的精明之处在于,他给德云社原本赤裸裸的老板和雇员的关系,赋予了一层师徒关系。这种类似于解放前传统民间戏班的做法,显然更利于老板对雇员的管理。因为是为师傅打工,所以徒弟唯有表达忠心,才能获得师傅的重用。比如这次打人的李鹤彪,此人会开车,会做饭,又颇为勤勉好学,所以被郭德纲叫到家里住,边学艺边给师傅做家务,直到打记者事件发生。

德云社内部这种靠师徒关系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,有利于意志的贯彻,也使得老板变得说一不二。最先站出来指责郭德纲的是徐德亮,称德云社施行的“郭德纲负责制”,完全成了郭德纲的一言堂,连郭德纲自己也说,给演员多少钱由他定。比如他和王文林参加德云社演出,每场郭德纲最高只给每人150元,而郭德纲一场能挣七八千。

三道坎:管理危机 德云社成郭德纲一言堂

小李后来听说德云社内部有一份“无限期合同”,这让他很不解,这不是和卖身契一样吗?据记者了解,这份“无限期合同”确实存在。按照这份合同的规定,演员终身为德云社服务,不准在外面接活,老板代理演员的一切工作。当年徐德亮就是看到这份卖身契的可怕之处,又见合同“月薪”一栏竟是空的,所以死活没签。

几天前刚宣布离开德云社的何云伟,因为是郭德纲的“云”字辈徒弟,不敢违抗师傅而签了合同。“何云伟签终身合同的时候说想看一眼合同,老郭的手下就说‘你签不签’,何云伟一下子就

签了。”徐德亮后来回忆说。

由于当时反对的人很多,德云社很快又制定了一个条件比较苛刻的新合同,徐德亮、何云伟和李菁都没敢签,郭德纲就不给他们缴纳“三险”。就这样,郭德纲通过和演员签合同,并且通过聘请好友钟朝晖和王海担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,请夫人王惠出任董事长的方式,使得“郭德纲负责制”在德云社内部得以巩固。

任何一个搞一言堂的企业都是有隐患的。知情人士称,郭德纲在德云社里推行一家独大,容易激起“不听话者”的反抗,也容易培养出忠心耿耿的打手。

德云社停演整顿了,整顿什么备受关注,笔者认为节目“三俗”要整改,演员素质差要整改,但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德云社的管理体制要整改。

从“德云班主任”到“德云CEO”

郭德纲 要过多道坎

本报记者 赵晓峰

郭德纲说过:“师徒科班制是相声发展最科学的方式。”但从这次徒弟打人事件引申来看,科班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。李菁、何云伟两位德云社的台柱子关键时刻给郭德纲上演了釜底抽薪,除了打人事件处理失当之外,德云社管理的混乱是更深层的原因。

发源于草根的中国民间曲艺在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同时,其科班制的管理与现代文化企业管理方式有着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,如何从传统戏班“班主”变成现代企业的“CEO”,是摆在郭德纲面前最重要的问题。



其实,记者一番调查发现,面对不同人群,郭德纲积下不同的名声。为数众多的铁杆“钢丝”说,“每天不听他的相声就睡不着觉”;一手为他捧眼的京城诸媒体对他的印象是“为人义气,出手大方”;和他曾经亲密过的师辈、同辈甚或徒弟却有出人意表的评价——“过河拆桥”、“忘恩负义”、“损人利己”、“诽谤生事”、“爱个小财”等等。“他身上江湖气越来越重,早晚要出事,别简单看成是和北京台之间有什么恩怨。”作为长期的合作方,北京电视台一位编导在8月10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。